



守官漢詠序

康成余自潤督學使奉



書備兵淮南署在海陵則聞海  
陵有文學劉君思直暨其子  
孝廉延之以德行世其家虛  
懷顧致者久之意余漢學也

定書沙

子禮而

觀摩所

舉明

進上

內名承三

轂下司徒君將奉使南省手  
一編過余曰此萬春守官湯  
錄也余受而讀之篇分內外  
而語不出勸戒庶幾三百篇  
美刺之言焉夫人邪正之途  
初念甚堅轉念亦甚易或獨

見獨行惟是善之一路永無  
改轉如出水清蓮淤泥不染  
無所為而為善者上也或相  
觀相型出迷途而登之彼岸  
如傾軛在前芳軌引後有所  
為而不為不善者次也上者

為聖人為君子鑒戒固可不  
用而止未嘗不用次者為善  
人為有恒非借朋鏡之力則  
不能自照非資坻埴之功則  
不能自容矣噫此三百篇之  
所為作而延之內外篇之所

為跡也其維持世道之心亦甚盛  
矣然余与近之講脩身為本之  
學方不見是圖不聞六式日尋  
向吾聲無真上帰宗而是跡也  
又多特開此方便法門以待夫  
人之不可治上者學果有二

乎哉子盡氏曰夫道一而已矣圖  
史歲祕大聖人所不廢焉危  
微幾原交相微勉此正堯舜  
禹執中受故曰春秋盡性之書  
蓋直就其一蘊一駭一駭專言也不然  
孔子刪詩止存思無邪一言足矣三

百篇仍為者無則延之是錄也寧  
直守過進於己公毋壞於人已耶  
即謂尊聞行知為修身為本之  
實錄可也

萬曆己未夏孟月吉日

古臺熊尚文題



吳郡薛明益書



湯錄小引

學士家一離帖括非高譚名理  
即鏤刻風雲總之為驚耳於  
身心世道何裨焉友人劉延之  
英敏蚤慧夙稱才子制舉業

委  
臚炙人口推為堅城唾手而取  
上第顧猶循赤子之衷也需  
次都下手丹鉛不置悉取古  
今書恣讀日摘其精粹及所  
行事可為勸戒者彙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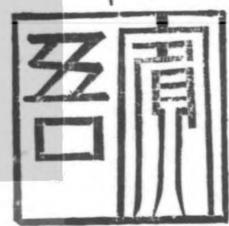
帙一日扁舟過滄浪出以示不  
佞不佞莊誦終篇慨然歎其  
存心之虛而拯世之實也世  
人終身為二豪所驅憧惘  
轉入轉歧不有覺者猛引之

繩曠之何適倘於膠擾時取一  
則潛味之不啻出荆秦而登康  
莊其滿志稱快何如也海陵心  
齋王先生之學為姚江頽  
閔延之橋梓淵源所自更得

正印故在紛華中其靈根炯  
炯如是而持以康濟天下綽然  
有餘彼說鈴枝葉之詞以視  
延之所錄劍首之吹而已玩是  
錄者應知延之之品之器寧

獨洛陽經貴哉

易山友弟魏應嘉題



長洲馮夢桂書

守官漫錄小引

竊聞之自來達官貴卿文人

墨士莫不立德立言立功以

繪宇宙而藻山川此皆聖賢

豪傑得之天根者多故其垂

世者遠也海陵

忠孚劉公以妙齡甲天下士

天子簡為計部名臣奉

差過里門檢厥所集示余余

颯然曰嘻幸夫子之發吾覆

也余甫下車即聆夫子面命開

誠心布公道提而覺之如以寶

笈渡迷津泰邑難治余雖不

敏庶斯達矣今捧讀諸篇言

言噴玉字、走珠真名臣名言

垂世不朽者昔尼父刪六經而  
憲萬世公之立言亦允為萬  
世憲矣而立德立功重光社稷  
者庸可量乎且其家學淵源  
作述並美公即最賢善繼夫

子之道則

忠孕先生乃祖乃孫是父是  
子又其無憂之盛景也而所  
為立德立功立言者不以世  
世傳乎余辱通家誼愧不能

文僭為小引云

古黃韋宗孔題



海陵後學李嘉賓書



劉延之守官湯錄序

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

當有清風以爾不得韻中推

衿送抱耳客居邗江九子地

邑：悽寂高譚藪義靡所

與展每如戴晉吹劍首元亮

拊無絃琴而已專愚既泐牒  
去之東秦唯海陵一衣帶水  
延之招車暫頓里中然盈  
脉、無若梁月何而道勝之  
風塵往寔歸者欲可樂詵也  
忽雲墜一葉似我恒山寶符

蓋鄒魯之旨迦維之譎而治  
而液之離堅合異總制清衷  
檢鏡所歸人倫以表余讀之  
適然延之文心道心旁薄激  
眇仁義之言藹如射方延之掇  
上第藥七香車看花紫陌

其國門縣書不踣而走鷄林  
矣恣其翩連而起舟。五欲  
獲中澆假而化迥延之破精  
閉闕手一編而呶吾猶粥粥  
震子也探道好淵玄觀書鄙  
章句自匪可以弘獎風流標

益名教則言不妄作闡室猛炬  
苦海長年要皆其脩悟體證  
發抒所自有匪地為是咀藝  
脯酒譚釀而已然延之還入畫  
省蔚為時棟方憑五衍而拯  
逝川闢八正而庇交喪叔孫三

立便欲雙肘厭紐寧詎經上  
鸞鳥龍虜異日允昌嘗出示  
解醒小言霏：碎金的礫今共  
延之把臂笑容闕下粉米一  
代令婉兒品冰滌竟當誰欲  
五花簞單但兼小段烟水亦思  
伊人一方者乎若以摩尼珠  
照我濁水源即棲寧也奚以  
感

年第五芽黃廷鶴題



吳郡陳元素書

守官湯錄敘

甄胄錢希言蘭栖氏謨并書

著書蓋難言哉非其立志之難而逢  
時難也士方帷燈夜讀則斤、帖括  
而不能著書既解褐為州縣勞人則  
碌、簿領而不能著書及其功成拂



衣投閒田里則又契疏鞅掌思為枘  
聊遠條計而不能著書其可以不廢  
官守而從事緝柳編蒲之技獨有為  
郎時耳夫郎署蕭閒不涉津要其情  
適無囊案螢窗之苦其務簡寡簿書  
功令之煩其半力盛不至向風欲僵

背風欲仆之遲暮故得以退食餘閒  
剗攻研摩纂削而他止所紛雜之不  
者雖其人有著書之志而不遘著書  
之時少冀妨業壯虞曠官老虞侵家  
秉非不可為則不得為非不得為則  
不及為時乎可輕棄哉故曰非立志

之難而逢時難也海陵劉延之使君  
風期高亮故是百尺樓中一流人始  
通籍為司農郎農曹視他尚書郎最  
劇而中外所切責滋重使君持計往  
往務裁芻不務紛更緩急次第之間  
胸中若有成算即老吏無以難焉及

其驅馳王事不憚賢勞一問都宮寢  
陌之舊而還南方征調畢供水衡錢  
賴以不乏乃君起自淮南少而嗜古  
入含香署中益喜折節讀書其所藏  
典索止墳短家雜說亦既山充海積  
飽涉而歛探之矣已而豁然曰吾聞

荀慈明嘗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  
謂之漢語今其書不傳是大可恨事  
夫讀而弗著猶弗讀也著而無關勸  
懲猶弗著也匪書癡獻嘲則木災貽  
咲耳吾將以讀者意逆作者旨緝成  
一家之言以醒薄俗雖蹈古人風流

罪過之譏而於世道人心不無維繫  
庶幾乎觀過知仁哉於是取古經史  
子稗中不記吉祥善事及嘉言懿行  
吉凶影響之說集而成書不分甲乙  
但編內外成敗具列美刺並陳其人  
自帝王聖賢以逮英雄仙釋無不載

其事自天人王霸以極鴻纖幽顯無  
不採其書自聖篇靈文以該廟謨野  
乘無不收其世自周秦漢晉以訖唐  
宋元明無不倫隨見輒紀隨紀輒寫  
目命其書之名曰守官湯錄為卷僅  
五為條已數百餘自使君此書出而

京輦江淮流傳幾徧上邈公卿大夫  
下至販商僮牧莫不家購戶誦詠歌  
讚揚思為忠貞孝義善良長者小人  
畏王彥方知君子畏左丘明恥足以  
代春秋之筆高月旦之稱矣雖然余  
疑漫錄當是戊巳以前初官郎署時

事使君資適逢世之始也而今豈其  
時哉狡夷黠虜爭跳梁東方用師登  
華表而呼庚癸者聲相和也大農仰  
屋竊歎日夕講尋利端曹郎中有子  
識如劉先生者且相與賢重引而共  
籌所以尺寸富國果爾則使君當發

憤上書言夷虜利便條對軍興大計  
以佐縣官危急真綏醫巫閭邊疆  
非復如前日緩急次第而圖之時也  
即欲偃然長有著書之樂其可得乎  
今夫一斛之水必藏蛟龍十步之澤  
必生芳草海陵魚鹽之國孤城懸舄

鹵中而產有奇逸博聞如延之其人  
非蛟龍與芳艸哉君既急一國家亦  
當為國家所急勉旃擊楫共濟在  
此行矣即是錄豈足盡君第就而論  
之聊答其問序之意藉手泝揚子以  
寫聞聲相思



劉延之守官湯錄序

延之以湛深茂粹之姿生平無  
它好唯好讀書既釋褐為郎  
畫省則益取遠近記載嘉言懿  
實足採年切人者手筆錄之積以  
千卷曰吾博也乎哉吾以効吾官

也吾學未知屆而官可有暇不替  
吾學不曠吾官也既為二三名公  
序之又以屬之吳門舊研席友蔣  
生蔣生躍然而興曰有是哉延之  
之於官也今之所謂官者大都大  
別若箕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冗

則筐篋簿書間則長吟清嘯楮  
名養交計祿望遷而已復有如處  
子之矻々下帷采獲不休者哉又孰  
有理事雙研遊引旁訊鑿々不喪  
如是者哉延之々為此錄也則其意  
固甚深也蓋嘗歎學仕々學之況

自尼聖沒之而至今日仕之學更重  
矣蓋士自燥髮帖、幾偉一仕  
者無非制舉執而已此即生花噴  
霧可用之實事否况世道江河人心  
如鷲蒿目者方一求其實而文則  
尚虛求其順而文則尚逆貴其返  
朴而文則日佻巧冀其恬靜而文  
則益縱橫若以臨文之心施之治幾  
如韓公子所謂五蠹六反有必不相  
為者古之學而仕嗜其殆非此學也  
則夫蒐菁敗之林而尋經濟之實  
不虛退食之委蛇而可展有位之請

共者非仕之學安藉乎乃求仕者  
方沈於習束於時而不得學而既  
仕者又慕於優游終于聲利而不  
肯學則近之、用心可尚也、考其  
書首載盛德切名則不朽之大也而  
即切之以分定與示儉示忍示養

生焉至言行之師、頃畢具政事之法  
戒森列而且果報必書見闕隨紀  
凡鉅可經萬災而細可經卑者顯  
可維百行而幽可愷四知者以  
眉指掌至視、倭人非鬼責斷、手  
惟影響乃多、位延之醒、切而自

律必不寬也音之與職煥劉秉樞  
軸或專斷一方或宣猷萬里今日  
之錄非異日之改手則延之不問今  
日之官即并不曠他日之官而謂延  
之守官以有茲錄也可謂延之即以  
茲錄守官也可延之與自此遠矣

豈與當世之視所為官者等乎  
哉

萬曆庚申七月初秋日長洲友  
弟蔣秉銓頓首謹并書



守官漫錄序

余閱丙辰房稿識海陵劉忠孚

先生丁巳春溫陵凌九張師初

校士先生復從試牘中識余譬

諸草木兩人則臭味也巨何尊

公以明經選授邑廣文木鐸乍

振羣蒙咸起余雖郡子弟得侍  
教門下私艾是幸一日出示余  
乃先生待銓暇晷所輯守官漫  
錄也士當釋褐時悅已為容入  
門自媿不則流連詩酒放達為  
豪先生獨下幃京邸寓覽群籍

手批口吟校讐是亟其意有超  
焉者矣集中所載惟先言徃行  
及施於政事有闕行已大端猶  
懼覆輒莫懲流沫難鑿篇次內  
外義具勸戒而旁逮時務有闕  
經濟實錄者彙以成書夫先生

家學源長溫文天縱如渾金良  
璧奚事攻砭乃謙、退抑不憚  
矜勵其意更有超焉者矣初豐  
城壘卿熊公講學海上先生以  
諸生受知道情契合馨於蘭茝  
已癸丑上公車不售遂宦迹昆

陵教授諸徒大為後進領袖先  
生之意殆繼往開來千秋自命  
與談勲業文章直劔首一映耳  
余落魄嵬嵬經餬口無策走長干  
輒遭放逐學淺名微不聞里閭  
乃神爽交孚脛翼俱廢越數百

里徵導糠粃先生所以識余與  
余所以識先生者臭味當自有  
在非僅、制舉義也即君韶年  
英妙才藻清華個儻風流締納  
名勝真為先生玉樹時從王父  
讀書渡江歸省聊附數言質之

先生余將藉青雲聲施不朽矣  
延陵晚教弟莊有儀謹識

長洲通家晚學蔣宇深書



守官滂錄自序

刻守官滂錄者何錄盛德  
以志惠迪也錄陰隲以志餘  
慶也錄分官以志義命也錄  
儉以示共也錄恐以求濟也

錄養生以貴為生也錄言  
行以明俸也錄政事以達用  
也錄冥果業報以見無函可  
包也錄常聞習見以見無微  
可包也維然此湯錄也余素  
喜汎濫法味居恒扞擁月  
旦遇事讀堪仰心景以老輒  
辨香其人不言畏壘不則如  
魁魍在側遠之惟也不至也  
區區測徒愧望洋香與津

我未知何者為吾入手處  
如此道河漢何哉一日憶紫  
河氏勸學者且言子言子道  
性善求放心兩章著體察  
收拾吾要覺向來太支離  
家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未  
切耳吾師乎吾師乎戊午需  
次長安二之同志安相過浩  
私心衡量引古為證書不厭  
借觀事不厭耳官文不厭掃

比輒拈二則善者肉之惡者  
外之常者肉之愛者外之種  
史者肉之貝系者外之常而  
不離乎惡者肉亦外之愛而  
有善於善者外亦肉之間  
嘗按味然自循驗後則之  
一言之勤此後之子酬茶底  
能明理而不清亦是非否能  
宅心而不搖於喜也否能操  
履而不介於悔吝否能精

神而不惑亦智巧否未也嗜  
好金豔而能執損否器識  
金浮而能益鍊否利祿能  
隄防而不苟且否吏治能  
振刷而不惰竅否如此宿  
弊掩卷茫然蓋予嘗從

璽卿熊先生游陸先生論脩  
身為本之學慨然慕之今離先  
生數年以而概乎未有以也  
吾之愧吾錄也已會余奉

使南省手一編質先生謬相  
命以與心脩之旨相合曰子昔  
苦汎濫今業漸就體察收拾  
矣余應之曰小子將藉以證  
性善收放心已尔迨歸則益  
取向之揚摧者嚴加淘汰丹  
鉛屬乃彙而成帙不知芻衣  
之交換也而星轍已就脂矣  
錄成凡不卷遂授之梓人以  
問同志以識歲月焉如日彈

射古今以博榻管之名則予小  
子何敢

劉萬春延之甫題



